尚書表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表注

金履祥表注

尙書表注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重刻尚書表注序

金仁山先生生宋之季世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有焉早歲著有尚書注十二卷今不傳是卷鈔自通志堂經

解中其晚年手定本也書中正句畫段而於每頁之上下左右縱橫標識秩然若網之在綱噫先生之於是書豈第注焉已哉蓋將舉二帝三王之道與夫典謨訓誥誓命之奧旨微言而以注

之者表之也故先生之功在注釋而先生之志在表章以視抱經硜硜索解於章句之末者其相去爲何如耶

本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其參考異同非盡無據至於過爲高論

求異先儒不無瑜不掩瑕之處則在善讀者之以意逆志而毋刻舟以求也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

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朱子曰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文字亦皆可疑最詳疑安國之序蓋東漢之人爲之不惟文體可見而所謂聞金石絲竹之音端爲後漢人語無疑也蓋後漢之時讖緯盛行其言孔子舊居事多洪怪始闕里草自除張伯藏璧一之類如此附會多有之則此爲東漢傳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如論語序魏人所作亦言壞宅事即不言金石之異矣

周官外史固有三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之名也左氏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未知何書也或當時別有異書倘相讀之以爲傳耳書序以堯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以配三皇五帝之數證之書之原反滋紛紛且伏犧之書莫大於卦存於周易夫子從而翼之矣若炎黃之書尚存夫子安得而遂去之且神農未有文史黃帝始製文字其言多後人傳述或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而史官始於有虞則堯舜之書聞見眞切爲得其實夫子去取或是如此兼古書竹簡繁重惟周室備有之諸侯之國或有或無至後世又多廢失夫子觀周及遊列國訪而集之或所得止此皆未可知也

尚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

神農之書農家方藥家或傳之黃帝之書老莊醫家多傳之其傳述失眞或是此類近世又有三墳書云得於青城山其書始出於張天覺家有山墳氣墳形墳之名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龜山常辨其非今監有版本蓋書序誤起其僞也

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　經尚書論語於夫子舊堂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藝文志云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語多異錯所不知十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李石云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使掌故歐陽生受尚書於伏生

古文增多

大禹謨　五子之
歌　胤征　仲虺
之誥　湯誥　伊
訓　太甲上　太
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
上　說命中　說
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
之命　周官　君
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復出五篇

今文尚書

（伏生所傳）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武帝續得秦誓僞篇亦入今文

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

舜典　益稷　盤
庚中　盤庚下
康王之誥
古文尚書孝成時
始立學官尋廢終
漢世未立學官東
晉梅頤始上其書
猶缺舜典學者以
今文堯典補之南
齊姚方興又上孔
傳舜典首多今文
二十八字梁江陵
之亂其書北行中
原學者異之隋開
皇二年求遺書得
此舜典而五十八
篇始備唐開元中
詔衛包改隸古爲
今字而秘府藏其
舊今辰州有古文
尚書版本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意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前漢書言張霸采左傳書敘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盡言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殆垂二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孝之訓而雜引詩書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爲古[redacted]是夫子舊本則其爲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

尙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錮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

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

其間豈無傳述傅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繆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兹表注之作雖爲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婺州金履祥序

欽（純粹）明（精明）文（經緯天地所謂煥乎文章）思（意思周密所謂其智如神）

曰若（古文尚書作粵若乩古劉敞不見古文亦謂當作越若朱子從之）

敘堯之盛德

敘堯之治化（聖人治天下一則德盛之感化一則政教之推化）

廣

敘堯之用人（羲和是羲伯和伯下文分命其仲叔）

（宅者定方隅以推日）

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聖人之心純粹精明而已欽明二字已足以盡帝堯之德欽明又曰文思兼明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

尚書

宋金履祥表注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堯典（古文尚書作兟箕第一）　虞書（古文作㕡）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序文（欽作聰不知聖德之盛）平（均齊無偏）章（品節有文）協（考比）和（均調）宅（蔡邕石經作庇）南交（劉氏小傳作宅南曰交陳氏交曰明都）

候景也平秩史作便程便辨義通四方地勢不同風氣亦異測候之際因辨其所異程其所宜以爲授時之節時作訛成易皆指地氣物土民宜之事各以其方異辭耳自作訛成易以上分方日星以下分時以日宵之中啟二分以永短之極正二至析因夷燠作歷必參之民宜而爲四時之政鳥獸之云則候之物性歷家七十二候之法所由起也周天之日當云三百六旬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三百有六旬六日蓋帝堯特舉其大綱其於周天必知圓奇之妙四分一不足以盡天矣故槩舉全日而中星亦通槩辰象其閒度刻則有司隨時推之以與天分後世度不足而析爲分分不足而又爲秒有爲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者大初則又爲八十一分日之二十分小劉氏王氏又爲五百八十九分日之百四十五唐大衍又析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而每歲日餘三十七分大至朱震統元歷析一度爲萬分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分秒愈多算法當愈密久亦未嘗不差者聖人言天常寬而歷則密後世作歷常密而於天反疎蓋聖人因天以定歷後世制歷以推天也

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史記作爲）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古文並作資）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古文作又）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古文並作𠷎）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滔天二字因下文衍）帝

帝自初載命羲和作歷授時自是無爲而天下治中年以後見子朱之不類始有與賢之意爲歷有咨用咸非其選暨晚年得舜授以天下史臣於前敘羲和授時之命以著帝堯咸熙之治於後敘朱兜共鯀之失以起帝堯薦舜之由

虞國名也案國語謂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與夏禹商契周弃並稱而左氏曰自幕至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則虞自幕始封有國以至瞽叟舜爲嫡長父母弟惡之鮮之欲奪嫡爾舜盡孝友之道故烝烝乂而不格姦焉

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其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舜典所紀攝位即位聖政悉備不止歷試序說非

弗不（古文並作丕下同）

曰（粤）

自粤若至以位二十八字最後出

徽庸（司徒百揆　舉察治水）

大麓从史記及蘇氏

讓德弗嗣之下必有再命王文憲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此

攝位（歷象）朝覲　巡守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

舜典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
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
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
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

賓四門是引見諸侯及天下士考察進退之左傳有流凶族無凶人之說

柴望秩于山川宋子作一句

五玉至贄九字朱子謂當在覲東后之下

二典

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止時雍（君道）治化之序

功同　德同　又各以氣象形容

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止弗迷（臣道）徽庸之序

濬哲文明由體以達用猶堯之明文此以精明言溫恭允塞因外以推內猶堯之欽思允克此以純粹言

考績

疆理

典刑

四罪非一時蓋總敘于恤刑之下爾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即位　詢岳（來四方之賢察四方之事通四方之言）　養牧

百揆（汝平水土敘其司空之功惟時懋哉勉其百揆之職）

后稷　司徒　士師（弃契皋陶皆因其職而申命之故皆不復遜讓龍亦然）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喪平聲

每州以一諸侯之長專任牧民之事夫諸侯固各牧其國之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其利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之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歉而爲之通周知民之貧弱孤寡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十二州冀豫爲中餘皆外邊四裔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惡壬佞率諸侯者意尙如此則當時風俗治體可知矣蠻夷率服推言其效也

埜

虞

典禮

典樂　教胄子之目（氣質之性變化之功）

典樂之綱

典樂教胄子此古者教法之妙周大司樂掌成均之去亦然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讒殄之原起於民情不達致教不明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令出於上而下不聞納言所以傳君言而觀民風也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心民心所以化於上而讒殄所以不行也三代而上道化出於一異端不作蓋以此耳

夔曰十二字益稷篇之錯誤

納言

總命

考績

舜典所載皆帝舜初政至三考之後庶績咸熙所黜者獨三苗耳本章通載始終若其曆年授禹之事則具在禹謨

小序矢謨序皋謨成功序禹謨申之序益稷後亦昌言然不能及舜禹傳授之旨

二典虞書之經

二謨猶二典之傳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

大禹謨（古文作大禹謩）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

四岳　二人　牧十　一人　九官　九人

逸書序

克艱

舜因禹克艱之謨而述堯之克艱（上三句其效下四句其本）

益因舜述堯之辭而誦堯之德業

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感應之理

益之謨（心身朝廷百姓四夷）

（朱子謂自此以上皆一時之言）

禹陳德政教養之謨

六府（府即官府之府猶禮記所謂天子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物有其官官脩其方而又）三事（教化之以正其德懋遷之以利其用均節之以厚其生若厚典庸禮懋遷化居蓄積備具之類）

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謀之未決者未可行蓋事必審決而後行

無（古文作亡後同）

攝

遜皋

虞廷大臣德之相似者惟禹與皋故禹於命攝之時所遜惟皋又恐帝舜見己之功而不見皋之爲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謂念之也熟則難舍之而不可易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違帝與己而不與皋豈言念之或略歟然帝固未嘗不深知皋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之大抵皋之德言密於禹禹之德烈著於皋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皋之爲功非舜禹莫能深知之也

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

舜方推美皋之功皋則歸美帝之德而帝復以美皋焉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實非可以獨致者宜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

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下唯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隨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之以三言則又授之執中之法也夫用之所以不合乎中以理欲雜乎方寸之間辨之不精爾氣固理之所有而易流於欲故危理攝乎氣之中而不充則晦故微理與氣會而爲心心則一而知覺意念所從發者異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者著道心之所以微亦人心之危有以微之爾惟精則審乎二者之間而不雜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皆有以得其中中卽道之用也

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

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

禹之徂征也奉辭以臨之耳而苗猶逆命豈舜禹之德猶有所未至而益乃有是言至引舜之事父爲喻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聖賢大率如此何嘗盡力以服人哉

干武舞羽文舞蓋示反武敎文之意賓階主階蓋舞於百辟羣臣朝會覲享之所古者設敎于民未資於文字榜檄之繁禮樂乃其大用而器度儀釆即其具

允迪厥德（君）**謨明弼諧**（臣）皋陶以此二語爲陳謨之首亦其所允蹈之者故史臣不以他辭贊皋謹脩思敘惇德之事齊明勵翼謨弼之事

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玆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古文作咎繇謩）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惇敘九

知人安民（治道之綱要）

哲惠者聖仁之副名

知人（人之德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而言人之有德者當復推其於九德之行其事有徵也）

以得人多少爲治規廣狹之差

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

塞（古文作㥶）日（恐當作曰）

九德凡十八字而合爲九德者上九字其資質下九字則進脩亦有德性之至美者寬者易弛寬而堅栗則爲德柔者易弱而卓立則爲德謹厚曰愿愿者易同流合汙而不莊愿而嚴恭則爲德治亂曰亂亂者恃有治亂解紛之才而易忽亂而敬謹則爲德擾者馴熟而易耎擾而剛毅則爲德直者徑行而易訐直而溫和則爲德簡者多率略簡而廉隅則德也剛者多無蓄剛而塞實則德也彊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彊而義乃爲德也彰其有常者謂有其德而持久者也若一時如此而後日不然一事彊義而他事不爾不足以爲德也是九者定其有德之目而必其有常然後用之小人勉强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數用之矣又豈可保其爲吉哉

表

天敘者天理自然之倫敘勅則正之惇則厚之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自則自我制之庸則自我用之

前章言知人之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深矣

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古文作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益稷

（語意與皐陶謨相接竹簡繁多析爲二編今文合之）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鄰哉節四鄰

目（制禮也禮莫先於章服之等以辨民志）

耳（作樂也樂本出於言志之詩以陶民風）

化讒說（凡契夷夔龍之事皆以命禹相職無所不統也）

（當政明則不必憂頑讒）

（帝不時則所憂不獨在頑讒）

以丹朱戒

四鄰（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明庶（朱子謂試字之譌）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

禹治水八年之閒新昏不暇久子啼不暇顧

以苗頑爲夔使禹敷德皋明刑此帝化苗始末此語在前分北次之徂征最後

樂韶備衆音獨云擊石者韶以球爲主樂正所自奏也予擊石拊石而已而數舞人和此必有在於聲器之表者

歌勑天時幾者帝所以歌之意帝歌先股肱率作欽省者皋陶所以歌之意皋歌先元首

簫古文作箾

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

簫韶作歌二章蓋氏上章股肱耳目之辭亦以類附於以見[redacted]工和之盛非一時之言也

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禹之治水首於冀都次卽兖青徐大抵皆爲河患故爾且以後世證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西被梁楚南溢淮泗宋朝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後尤甚其後自分爲南清河以入淮而患始息河患所被大率古兖青徐之境也緬想神禹導河載壺口治梁岐闢龍門疏砥柱淤大陸播爲九河使之北流釃爲泲漯使之東殺又通於淮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洩是以冀兖青徐次第皆平朱子所謂洪水之患河爲甚禹之用功於河爲多是也至於揚荆則以江漢下流水澤所聚而揚爲尤下亦不得不次第及之豫雖近河而自太華殽

此篇蓋夏史之追錄紀其成功未必盡得神禹之妙用而因此亦可推見

冀帝都三面河患禹首用功不言所至示無外也○冀賦不專出於田雜征在內故亦不言貢篚每州之末必書入都水道冀帝都而亦云者時都平陽於冀爲西南而東北廣遠敘恒衛大陸於後島夷則由碣石皆入都水道也

兖古河北流兖當其東地平無山水患特甚禹疏九河瀹泲漯有雷夏以鍾平原之水爲瀦沮以泄河泲之餘至後世東北海瀹西則河徙中則漯并南則泲伏故川澤源委悉非其舊

青首書嵎夷非側也自帝堯以嵎

禹貢　古文第六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

古者兵賦通稱九州言賦等兵數在內可知

濟古文作泲篇內並同

貞本下下篆文重字但

夷正東方之景而青境實跨有東夷遊河未淪斜連遼碣其後遂分爲營州

徐

川淮沂浸大野淮沂乂則蒙羽之虛皆藝大野豬則東原之土皆平泗之達河說文引書本作菏菏北連泲南通泗今南清河亦因其故道爾

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

於字下从二兖賦下下古篆作工或誤作正遂謌爲貞又古通作堊尤與下下易善互也

河古木作荷

函以東至於華連山爲之限但滎菏在其東偏耳河導則伊洛諸水不勞而入矣梁雍諸水方源計不甚用功所以獨後乃若平水土物土宜定田制經賦斂通朝貢同風化則無間也○凡禹貢所書之山多是即山以名其地非謂獨治其山也○考君桐陽散翁曰洪水滔天多是水生潦降之候神禹既鑿則在水落石出之時

揚（庾嶺至敷淺原其東水皆東流嶺水北流而自建嶺北趨者皆以西之水皆西北流是匯爲彭蠡也春以東之水南者爲浙江北者爲震澤揚州惟在涂已書入江於荆已書朝宗故揚中閒惟具巨浸西通南江則彭蠡之水無所溢而今江東江西之水有歸東疏三江則震澤之水有所泄而浙西之田不溺○織貝棊博物志南史邑林傳及薛士龍書說卽今木綿○惟木惟金三品惟字訓與）

荆（中閒卑濕江漢自梁至此支分沮洳而荆州之水又自有九惟江漢通流則九江自洞庭入江今江漢之支分爲沱潛者皆導則沮洳爲雲夢者可土可乂矣）

豫（見篇首）

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

梁岷嶓乂以見江漢之滌源沱潛道以盡源流之分合蔡蒙和夷以見青衣大渡諸水之治　禹貢節山以表水此一例也

雍崐崙之墟也弱水自此西黑水自此南河水自此北渭水自此東黃壤土色之正其田上上古今號為天府然亦荆岐涇灃之地渭貫其中最為沃野餘多險塞故禹自終南而西至鳥鼠自原隰以北至豬野皆先內以及外也織皮以下雍州塞外之戎崐崙乃崐崙山旁小國

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

弱水黑水河水皆自崑崙而分考崐崙者無定所三原之間卽崐崙可知蓋地形最高處山卽是崐崙北自窮石南至岷山東及秦隴眉嶓疊嶂皆其山體之內羣峯耳西谷則爲弱水西流矣南谷則爲黑水南流而三危岷山脊西之水皆入焉河出崐崙乃其東北谷凡青海浩亹湟洮皆其諸源禹導河則自積石而下積石至龍門甚遠中間治壺口梁岐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岍古文作汧亦或作[illegible]敷淺古文作傅孟津古文作盟

導山（治水之規畫卽山以知水表山以名地）

河渭以北諸山（鄭正陰列王北條）

河渭以南諸山（次陰中條）

漢南諸山（次陽列）
江南諸山（正陽列）
（南條）

導水（敍水之原委大舉大以知小）

河自周定王五年以後始徙今自洛汭大伾以東南流入菏澤自菏東連大野西被豬埜遂分爲南北清河南清河下合泗水至清山陽入淮北清河卽泲水故瀆入海○九河多湮與逆河俱淪爲小海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爲多句東爲北江入于海句鄭漁仲以爲羨文

戎卽敍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

濟自王莽末年入河不復南出伏流地下今北清河行其故道

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

總

漢匯彭蠡朱子文集語錄辨說甚詳史官追述豈能盡無差失此當先敘江而後敘漢則彭蠡在江條之內似無甚疑又會于匯宜作會于漢蓋江逈北正與漢會于彭蠡湖口則江勢已東且微南矣匯字或因上文而誤中江北江或當時方言自有此名以識江漢合流之別

秸槀也服役事古者賦役不兩重百里則米皆輸至三百里而三百里之民爲之服轉輸於都故輕其賦百里總二百里銍古人均輸之法以御遠近勞費○每服之中又分三節此周制九服所由分也禹貢每服五百里指一面約計周制每服五百里合兩面通計古者井田之制道路徑直後世阡陌既開道里迂曲古者計勾股後世計人迹又尺有長短此古今里數遠近之分

土賦 謹

井田

封建 德

弼五服 （遠近疆理之宜征役朝貢之節大約限制如此）

外薄四海 教 （限制有近遠教化無內外）

歲

（扈在今京兆府南鄠縣夏都關河之東使有扈負固據關則有係於天下）

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凡禹貢地里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

甘誓（古文作甘斵）（扈古文作屿）

大勢故啟直往其國征之至於大戰啟可謂得禦强之道矣

左右御此每車甲士三人也每人卽五伍之長左主射右主擊刺御主馬各守其職士死於車卒死於徒所以爲必勝不敗之師汝六事之人也行伍則責之車士車士則責之六事之人此治軍之綱要也

敘

太康尸位十九年爲羿距河不能復濟遂居陽夏今開封太康縣乃其故城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歌（述大禹之戒怨太康之失民）

述大禹之戒怨太康之盤遊

閔冀都之不保（左傳唐字下有帥彼天常）

惜舊章之淪喪（百二十斤爲石大秤也三十斤爲鈞小秤也關之和之同律度量權衡以一天下之制歌舉一）

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

以見其餘

文仲康規撫庶幾余中興但羲和據邑猶賛徂征其他恢拓或尚難爾亦安知王靈不自是振惜在位不久耳

誓

明徵定保（此聖人之謨訓）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察上天之徵以定保邦之道嗣征援此一語以爲綱

先王克謹以下卽**明徵定保之事**

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古文作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

發下羲和之罪惟時羲和以下明徵定保之反

應上先王之刑政典以下誓師之辭前引謨訓後引政典人臣誓衆之體如此

戒其過（即先時之失也）

戒其不及懋同力欽承殲渠威克戒先後逸愛

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夏自太康爲羿所距保遷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大河之南羿據冀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寒浞又殺而代之皆在大河之北至后相居帝丘爲浞所滅而夏始中斷又四十少康遂復舊物云

成湯興師之時是爲受命之始稱王誓衆舊說追書者非

天命（爾衆知己事之小而不知天命之大）

聖人則不敢不順天

爾衆知己邑之安而不知夏衆之危

聖人則不可不教民

誓

賞罰

升陑於本篇無所考徒資異議

湯誓　古文湯斷第十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慙德

憂後世（首原上天爲民命聖人之意）

聰明

桀失君民之道（天錫湯勇智）

表正（即君師）

桀失教民之道

汝罔有攸赦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古文作中畾之𢍜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凡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卽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每事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其規矩準繩之則而不偏不倚禮制既立人心風俗既正雖傳之後世固有餘裕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

天命湯爽師

湯德爲桀所忌

湯總聰明勇智之德

湯德爲人心所歸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懋昭以下日新之推予聞以下自滿之證

祛其懋貴於日新既無懋又易自滿湯未必爾大臣忠告自不容諫也

綏猷　一篇綱領

桀之罪　綏猷之反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謹終惟始謂勿失其不邇不殖改過寬仁之德殖禮覆昏謂益廣其佑輔顯遂兼攻取侮之規欽崇永保則日新懋昭以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衷朱子謂卽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人受此以有生則謂之恒性達於人倫事物日用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猷安全之使各遂其性以由是道之中此則爲后之職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卽此意

天黜夏

湯奉天以黜夏

天命湯以綏猷（此責未易盡聖心所以危懼）

告諸侯以綏猷

萬方有罪蓋教之（不豫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成湯見得）

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

敘　先王謂玄王以下伊尹祠于先王殷禮當喪即位蓋冢宰攝祭告也厥祖成湯也舉嗣王祇見厥祖蓋奠于殯宮也

訓　正述夏后氏之盛　反言夏桀所以亡　正言湯所以興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太甲嗣位之初即當接續成湯之德孝悌爲立德之本自家國而可以達之天下先王成湯亦自倫紀家國而推之以至有天下

前言先王創業後言垂統之計

反官刑之罰伊尹即此以告太甲已防其欲縱之漸

勉其敬身以念官刑之訓聖謨雖廣大若儆有位之嘉言則甚明白

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

總一反一正

承篇首夏商興亡之故而言天命之不常太甲不可恃天命之方盛又警戒以終之以申上文愛敬終四海一怠必喪亡之說

不惠

先

先王照管吾心天理不使人欲昏之常足以對越神明指先王之心法是捄太甲之病源王明德受命而尹左右宅師今先王亡而尹在恐大甲又恃此以自勉故又舉有夏前後君相終與罔終以勉戒之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肆命徂后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周當作君古文君寫爲商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王子書疑皆云當作君

祗祖（徵篇首之意）

不聽

丕顯即顯之功俊彥者正先王托之以啟後人不可墜遺命之意　戒其後戒其苟　戒其輕發　戒其不靜　戒其顛覆

不變（訓之非不著切至於不順）放桐（又不聽又不變則其說窮）克終（矣故以桐宮爲訓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子王子曰古今善用權者無如伊尹善語權者無如孟子

復辟

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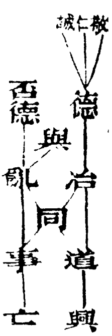
伊尹奉迎歷懌之辭（本謂民不可無君爾而對舉君民相須之義蓋言言警戒也）

太甲悔資助之辭（不明于德此是病源正與伊尹所述先王顯諟丕顯者相反）

初誥（伊尹初告以惟明后下篇申告以惟明明后皆告以明之之方大甲一節顯覆今雖自悔豈能逃乎于天下亦反求諸身自脩而已自脩之實既至則自協于民心如先王實意在民民心自皆服悅〇凡事但視先王爲法）

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孝敬即前篇立愛立敬之意聰明見遠大聽德言則聰明自開前篇是



申誥（篇首三言伊訓及上篇之首皆是此意理一而已伊尹非不言但太甲前迷而今悟爾）

湯德配天之盛

勉太甲與治同道（固未易躐進必自下邇重民事防危亂謹幾微辨忠邪皆自下邇之事）

終始謹厥與

治（古文作乿）亂（古文作𤔔）古文前後並同

承天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

又不可不勇進（必致知必力行）

章末與治同道之反因及臣事伊尹蓋自謂也

純誠不變爲一德（太甲既已克終厥德但欲其有常而不變則進脩功效自至）

自言天命以德之一不一爲存亡

桀以不一爲天所亡（朱子曰常與庸皆一也）

商以一德爲天所命

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元良大善謂與先王同道）

伊尹作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德指行而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克之協如協時月之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之協蓋考比參合之謂古今天下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主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會考比之者則在此心之克一焉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無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而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爲是而今日則爲非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彼事則爲是者此聖門所謂時中所以考比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豈能精擇而不差也哉此所以貫於一德也

總以德之一與不終一取興亡於大總之

勉太甲以一德之功

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

總君臣咸有一德

極言循德擇善一而協推言一德之效終上文保厥位之意

總儆戒以終之

一德無始終之間亦不可有眾寡小大之間

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

左氏傳引書作盤庚之誥

上篇欲遷之前殷在河南偃師是謂西亳　商始稱殷

首章喻民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五邦　亳囂相耿邢

商自沃丁以來比九世亂其羣臣故家習爲驕奢又利瀕河之利無傲從康蓋藥其心病

播古文作𢿌

民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誘之其言欲遷者又在位者蔽之故教民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

此下喻臣

黜乃心（傲上從康）

舊人謂世家在位之臣先王舊人承命正辭今汝在位起信險膚

若綱　無傲上

若農　無從康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

申言從康之害

申言儆上之禍
章內申起信險膚
之說

申言舊人之故以
寬羣臣之過而告
勉之

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言我固不敢輕於用罰以加在位然福善禍淫之公亦非可得而私者故自此至篇末申明賞罰之意

無從康
無傲上

總篇內康傲險膚之戒以傲之

中篇遷徙之際（中篇之誥諭民焉詳蓋遷徙之際民亦勞止或有再動於浮言者）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

首明先王君民相體一篇大意

先王遷都無非體民

今日之遷本是體民

民不體君祇以自誤

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忱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今我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君不體民之罪

民不體君之罪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尚以警之

言君民相體之久以重明民不體君之罪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

勉其體君

分（石經作比）

設（石經作翕）

嚴一時在道之禁

勉悠久定居之計

下篇定遷之後

喻民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玆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

降凶德者謂消其昏亂重墜之族杜其驕奢淫佚之風

今日之遷非我勞民亦天意將復我祖德以治越我國家而我及奉承之爾

宏此大業也

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大夫士居倚廬謂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諸侯加圍障天子又加梁楣）

羣臣諫

高宗

思（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想此道體為何如也此高宗舊學[illegible]處）

求說

得說

命說之言

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夜以思不如學也高宗思之之功因至然磨礪相濟涵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蓋思而有所未快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巨川蓋思而未能遽通自覺其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滋養之助自覺其竭而資其化也故又總以啟乃心沃朕心言之若藥之喻謂言不直則己之宿疾不除若跣之喻謂知不明則行必有所不安皆用工之語非泛喻也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

高宗之命辭詳而說之對反略其要在從諫一語蓋高宗舊學未成覩羣臣又非甘盤之比故常反求諸己而思之其病在求於獨而略於人故傳說且以從諫藥其病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傳說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遽數之也

說對 **從諫** 高宗平日工夫惟在於思固是大本然終亦獨學之偏故傳說首以從諫則聖告之節取人爲善內外交進工夫圓成矣

中篇傳說承總官之命因陳立賢出政之理

此篇以憲天總明爲主其下歷舉憲天之目此四者政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

令刑賞之大者甲冑阻兵自衛也干戈以兵伐人也重言之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蓋慮其輕於用武○篇首言君臣俱有治民之責雖本原在君而擇官亦不可不謹故及轉官爵一節而下節以慮善惟時爲要慮事審其是而後可動動必當其時而後中節有其善而自滿而善不繼無先時則或時至而動不及啟寵防不善之動恥過則惡矣攸居者止於善之謂也黷祀則非盡善之事也此以盡高宗之疵

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之言自他人觀之若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味○知而后可行知易而行難知爲先行爲重

斆學半此答高宗舊學之意也高宗恭默思道之功得諸甘盤之所斆但於講明格致之功尚欠耳此學之半也傅說今已勉之多聞古訓講明格致至於道積厥躬可謂盛矣若於舊學思之之功終始接續而所思主於所學卽思學並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此德之脩所以罔覺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故證諸先王體用全備而無不符合也

下篇傅說承資學之命故陳爲學之方

甘盤高宗初年相也其後復政遠引再三求之卒老采邑

斆學之道貴擇乎中徹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大脩者適中之謂也

多聞建事　往行

考績以觀其用

古訓有獲　前言

參言以求其心

惟學遜志時敏來懷積

惟斆念學問蠱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

乃風（下布治化）**惟聖**（上成君德）

伊尹（俾后堯舜申惟聖之喻恥一不獲申乃風之喻）

傳說（紹辟先王終惟聖之喻綏民終乃風之喻）

敢對揚休命（傳說兩任其責）

伊尹之書存者五篇傳說三篇伊尹爲太甲言故其書明白傳說爲高宗言故其書深密伊尹之書讀者猶易見傳說之言非用工深者未易見也絕筆太甲進德至一德之書伊尹之學已高故其書亦未易看

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

此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貌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聞祖己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於祖庚之時爲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肜古文作彤繹也

惟先格王心然後正其事之失

格王

正事

西伯武王也武王襲爵以後未克商以前商人稱之固西伯也故五峰大紀呂成公陳少南薛士龍皆謂武王舊說文王失之矣

天棄殷

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受都朝歌今衛州黎今潞州黎城然衛亦有黎陽則戡黎之師於受都已迫吳才老謂是武王伐受時蓋以祖伊辭氣爲甚迫也然亦當是觀兵之時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

民棄殷

受不悛

父師（箕子）

少師（比干）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率（律）摯（至）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

祖伊奔告本爲戡黎然其言在於警受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作誥固謀自靖然其言在於數受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然則觀殷人之辭而周之德可知矣

首章論受之必亡

次章言己之欲去欲處不可拯欲逃恐遂亡情不能已又問二子當有救亡之策

箕子答

答沈酗敗德之語

答小大草竊之語

答小民敵讎等語

箕子自處之計

商其止於災變邪我當起任其責商其遂亡邪我無臣異國之理

末章勉微子之去

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我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謂各行其分之所宜而卽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是也心各行其所安有以告於先王而無愧於神明可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受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持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亦將以死救也詳此詞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爾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義易見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意同故不復自異辭耳

微子之去遯于荒野而已舊傳抱祭器以歸周者殊失之

尙書表注卷一

上篇誓諸侯因及御事庶士

小序（年與敘文不同日序中篇則可）

首明爲君之道

受失爲君之道

尚書

宋金履祥表注　鄱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泰誓上　古文第二十七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

天命周伐商
文王未伐
武王未遂伐

受終不悛

天命爲君伐受之
責不可違

勢不難伐
理不可不伐

武王恐有違天之
罪

伐受

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

承天爲君之責

中篇誓諸侯之辭

首引古語以謂受之力行無度

皆力行無度之事

民龥天
推明天心君道
桀不順天
天命湯以伐桀
受罪浮桀

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龥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四謂指力行無度之病原

天命伐受

天意見於夢卜戎商必克不必畏其衆

天意見於人心百姓責望不可不往

應上文桀湯之證

誓師（臨事而懼前言必克此又恐其忽）

畏　定功

下篇自誓其師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類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為皆惡之一類邪正不相入恩怨各有報禍福興亡各以類應之彰彰乎其不雜也

商受惡類之彰

狎侮五常之事

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此篇專誓周師故曰登乃辟其辭尊曰有顯發其辭嚴與上中二誓已不同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

文王善類之彰

善惡勝負類應必然武王不恃此而忘自責

此篇列陣將戰之時通誓之小序數目與經不同

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泰誓上以誓諸侯爲主中誓諸侯之師其詞止於俾殄永清定功永世下篇自誓其衆卞 始有不迪顯戮之戒牧誓則商郊之誓臨戰之時一人不戒易以敗事故均誓衆之弗勉有戮不可以貴賤異其法也

列陣

誓（牧野受都故數其罪惟言其家事及商邑）

史記作昏棄其國家遺其王父母弟

不輕進以亂陣

不多殺以亂陣

勿迎擊來降之人以勞爾西土之士

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于征伐商下接告于皇天后土

示天下弗服下接既生魄

大告武成下接王若曰

受命于周下接前丁未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

武成一篇舊蓋錯簡劉侍讀王荊公程叔子皆嘗改正　朱子集長考定見於文集蔡傳今槩用朱子本定讀但以底商之罪一句係之附我大邑周之下列爵惟五之上纔有缺文而事辭實屬焉

改定武成次第　出師　類告　克商　反政　歸問　諸侯受命　助祭告　誥諸侯　缺文　定制　定治化

改正篇內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則是史官追述其意未必皆當時全語不如湯誥之密蓋湯誓其言告衆而未及誓諸侯故湯誥誕告之辭加密泰誓牧誓既屢誓諸侯故武成告命或不待加詳也

其承厥志下接恭天承命底商之罪下接列爵惟五

罔不率俾下接惟爾有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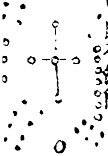
我大邑周下接前底商之罪一句

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萬姓悅服下接前厥四月哉生明

初大禹治水至洛得神龜背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心腹其後帝舜命禹則而爲書是爲洪範九疇其綱目皆大禹之經其發明者乃箕子之傳中頗有錯簡

洛書



禹則洛書

二敬用五事	九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四協用五紀
七明用稽疑	五建用皇極	三農用八政
六乂用三德	一五行	八念用庶徵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　古文鴻范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九疇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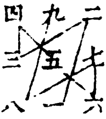
②本於事者有得失
⑨人生有福禍美惡之或異
④天運有象數遲速之不齊

七稽於占者有吉凶
五皇極
三施於政者有是非

⑥人質有中正剛柔善惡
①天氣有陰陽生克盛衰
⑧感於天者有休咎

文獻王子曰河圖洛書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

次第



次第非九啚本義經文借次第歷數之彌朱子以初一次二等字自爲讀然皇極居五前四啚皇所以建天下之極後四啚皇極所以審天下之變則次第亦一義今陰陽術數家皆用之

五行造化之大用而獨言其性味者以切於民用言也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皇極標準極六窮同文異義或曰六極當作弱

五事之目其序全體五行其功妙感庶徵皇之所以爲極者本此
五事之則
五事之功

食貨祀王道之始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官之後兵者聖人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

五福傳文（自斂時五福止）用咎乃九五福之傳舊以其有汝極作極等語謂屬於此人邑皆與皇極相關箕子舉一隅以發之爾六意言人君體天治民當以天之福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若其救死不贍奚暇禮義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　第二節凡厥以下言人知所好德而不習於非德必人君立之標準也　第三節凡厥以下言民之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爲惡者與革面而自言好德者皆當念之受之錫之福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矣

若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五福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爲重蓋五福皆係於天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而已又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王義王道王路卽皇極所以爲教蕩蕩平平正直卽皇極所以爲體反覆互文以賛詠形容之爾雖指民之協極而言然皇極四方正大體段於此可見

人有不幸而貧弱煢獨者當扶之有幸而榮貴者當抑之　人之有才者必使進於德行人之趨正者亦必先有以養之

皇極經文（傅子駿曰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王文憲是之上接皇建有極之下爲皇極經文箕子傳文）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五福六極變傳錯簡作福作威所謂向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人主之福臣而作威福僭玉食則凶害而頗僻僭忒皆歸于六極矣

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必自其差忒而推衍之

盡人謀然後以卜筮決之

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則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霽今文作濟　古文作[illegible]　驛古文作圛　悔說文作𠧪卦之不變者以內爲貞外爲𠧪變者以本卦爲貞之卦爲𠧪

㈡五事本然之性

㈨福極有厚薄

㈣五紀天運之常經

經文對舉

龜筮常與人謀相參古人以須先筮蓋龜兆一成所應人遠筮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須更筮故有筮短龜長之說然龜則偕信皆卜若易則惟忠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為小人謀故自文王周孔以來惟以易訓○人謀能料可否若氣數推移則惟龜筮知之故共違于人雖人謀皆從未可為也皇極居中八邑還相為體用此以五事庶徵之感應蓋舉一隅以示例餘可類推

五紀傳文東坡蘇氏無垢張氏石林葉氏容齋洪氏皆曰此章當為五紀之傳○歲月日星之度具於歷數箕子於此時以其切於君臣政事者言之以明調燮之本

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

古者上下有分非祿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學問之事而以爲福者人生而惡弱昏愚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福之大者若使此心昏庸所好非德雖壽富安逸所謂飽暖逸居而無教祗以荒亡戕賊近於禽獸何足以爲福哉所以好德接壽富康寧之後五福之好德亦猶五行之土五事之思而乃居四者以考終命爲人生之終事故易居五而以好德居四所以總壽富康寧而以保其考終者也

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旅獒

皇王大紀繫於成王之紀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

謹德一篇之要
貢物之制
受貢所以示諸侯
玩人（狎侮病原也）
玩物（役耳目）推玩人以及玩物因玩物以戒喪志因喪志而言定志之道因道寧而及知言之效語雖偶而意相生也
反其玩物
反其玩人（上文因玩物而）上推玩人之失以防其原此段因寶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易其好

易以豉反朱子作換易之易謂人不足爲物之輕重惟德足以爲物之重

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

末終謹德之意言益切密

此篇敘事意多淺晦程子疑其間不可盡信

穆卜　蔡云和同以卜

自以爲功謂獨以爲己事也

責　朱子云如責其侍子之責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巧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　此篇除祝詞外皆非周公作序文誤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

周禮占人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注謂書所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藏占書之常器終事納冊亦周禮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爲此匱納冊以爲他日自解之地其說陋矣

周公迫切之意言不服文

周公占畢而歸史納冊於匱

武王十三年克商十四年有疾乃瘳十九年崩

後敘（自武王既喪以後金縢後敘）

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者以成王尚幼朝事不可無託也所以周公在外而朝廷無事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譖公以有二公在

爾

鴟鴞之詩蓋指武**庚**既誘管蔡必反王室

成王君臣遇災弁服啟金縢之匱取書以卜因得卜史昔日所納周公之冊

新蔡云當作親鄭詩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

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我之弗辟（朱子初從注說作致辟後簡蔡氏從鄭氏詩箋作避謂三叔方流言周公不宜以語言故遽興兵誅之成王方疑公亦不應自誅之請亦未必從也蓋聖人存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然舜避河南禹避陽城故當如此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罪之在管蔡故曰罪人斯得履辟按古文尚書凡君辟刑辟字皆作侲獨此辟作辭是必孔壁書本作避字也辟諧聲從之從辛皆屛

案武王入殷受已自焚遂命其子武庚後商祀而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及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秉政武庚陰有復殷之意三叔爲其所誘流言以撼周公周公居東其後成王悟迎周公以歸三叔遂及武庚以叛蓋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而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大誥之書專言黜殷而不言三叔實以武庚聲勢甚熾然亦不忍言三叔之事也

大木所偃謂所仆壇墻次舍民居

猷古文作繇前后同周書道語多曰猷

已周書斷辭多曰已

首敘事變之來

謙言幼愚未能上測天意

但是不可不爲以賡前烈

用寶龜以介紹天明

述命龜之辭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兹蠢殷小腆誕敢紀

弗弔不幸

下敷乎衍

卜吉（決上文未能格知天命）

以吉卜告邦君御事以之東征

述邦君御事之言艱大

述考翼之言違卜

已前皆敘述之語

此答艱大之言

正堅邦君御事相勉

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翼父老敬事之人猶云老成也

朱子嘗疑大誥一篇當時欲鼓動天下而其大意處天下有向背之萌陳大道以誥戒之勸人勉力用心而專歸於卜殊不可曉愚按上篇特一時與西方諸侯因及御事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猶大誓專在黜殷誓名大誓此亦黜殷故名大誥歟蓋當時武庚挾殷畿之頑民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故羣臣有艱大之說有違卜之請意欲閉境自守耳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反覆言之使確有可信而其專歸於卜者蓋證天命以決其疑也

此嘗逢卜之言（武王承天以卜今日亦以卜承天）

重釋艱大之語（下同）

天意

民心所欲（承上文言天非諄諄有可信之辭考之我民）

爾民心所惡

考圖功已惟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

堂構之喻責之吾身伐救之喻責邦君御事　民養謂厥養之人

十人（蔡云謂亂臣十人）謂周家開國之初皆由哲人其時亂臣十人能迪知天命於艱難之中其時邦君御事不敢違上所制今此作難之人近相攻於我室爾乃不知天命之不易乎

終釋違上之語

天命

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微子者帝乙庶長子也帝乙欲立之太史執不可及紂無道微子數諫不聽遂去之武王克殷之後表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禮殆遍而未及微子者時微子遁于荒野及殺武庚乃立微子於宋爲殷後以賓于周此其命書也

崇德

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受亡武庚滅之事蓋微子所不忍聞周家亦不忍言也

象賢

東夏地大人衆封而不忌周之德微子之賢俱可見也

應首章之意勉之期之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武王封康叔之書
小序誤

梓材亦誤序於此

此敘蘇氏謂洛誥之錯簡朱子從之案此敘洛誥亦未協當是梓材之敘詳辨于梓材召誥之首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武王母弟自周公外惟康叔爲賢武王克殷分其故地朝歌以東封康叔其西北爲武庚地及武庚叛成王周公征之遷其民以其故地盡益封康叔爲衛君蓋地相比近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也小序以此爲成王書蓋篇首錯簡誤以酒誥梓材冠康誥之首大誥金縢之前

明德謹罰

蔡云一篇大意此章推原文王德業以致克殷而有天下寡兄武王自謂也肆朱子云忽遂之意言康叔忽遂有此東土也

明德

此章欲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又別求之古先所以廣其性天動有餘用保乂知訓康乂更互成文皆謂治化耳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天威可畏以其命匪可信民情可見以其小人難保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孰若無怨怨不在小也在於能惠人所不及惠勉人所不能勉則小大之怨俱無矣

讀

有敘謂爲政自有次第必大明晢足以服人則民勑勉於和所謂太畏民志也以去疾之心去惡則民皆自棄其咎所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以愛赤子之心愛民則惟民其康乂所謂心誠求之者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

外事獄之未成未達于康叔者此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已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事在有司但當示之準的法其例移事在康叔則一成而不可變故必詳審之而後斷焉○臬說文準的

次（遷就之意荀子作卽）

刑殺非吾本心皆民自作罪惡爲人心所同惡爾然民之罪有大於此者凡不孝不慈不友不恭者是

字（古文作孳）

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

然不率之罪又有大可擊伐者凡爲臣而不忠者是**戛**（說文戟也擊伐之義）

君長之罪（勉康叔）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恭其大又在責臣之不忠君長者臣之表故責臣之不忠則爲君長者又不可不自責而盡其道也

武王自責之意前責之民因責之臣責之臣因責之康叔此二章武王又反之身而自責焉篇中一節上一節

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

求配也對也如詩好求之求

云此下勉其不
用罰而用德

篇亦武王書與
誥同

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

大命于妹邦
令康叔明大命
化商
文王教西土之
命
諸侯　羣臣

教小子及庶國

及使民自教小
子

下教妹土之天

教妹土之民（謂妹土之民繼此以後手足專於種藝走事父兄服乘遠賈以養父母喜慶則用酒）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

教妹土之臣（羞耇惟君謂薦羞于老與羞于君所也案儀禮君燕其臣凡羞于君者皆士也此謂惟養老與燕于公所則可飲酒饋祀禮畢則可飲酒○惟與也書中歷舉之辭皆曰惟上文惟曰下文畏相惟御事禹貢羽毛惟木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皆是訓與）

我聞惟曰云云謂成湯畏上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德於己而秉哲以用人垂統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世久遠而皆能成其君道畏敬相臣與御事之人然雖外爲恭也實不敢自暇逸況敢崇飲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爲君之事越在內外服始言諸臣舊說惟御事以下爲言臣事者非也惟訓與解見上文○君不敢飲臣不惟不敢亦不暇飲

此下誥康叔（棐徂非遠也前章命康叔述文王西土之教以教妹邦故此章又繼言以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此述商先王不飲之德

商先臣不飲之俗

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

此述商後王飲酒之禍（及其臣民羣飲之辜）

弗惟明德馨香之登聞　誕惟怨氣沈湎之腥聞

亳

以商爲監

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

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舊邦諸侯也康叔孟侯實使長之固當劼毖之也受爲淫酗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爲誥然名爲獻臣者則固賢矣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風流雖諸名勝不能免者況燕飲之習士大夫皆所易流是以不但誥毖獻臣且併康叔之臣以及康叔之身亦與有剛制之戒管蔡唯不能謹遂爲武庚所醉卒陷於惡豈不甚可畏也

此下勉康叔誥毖商之遺臣諸侯達官之長及康叔之臣國之三卿以及康叔之身皆當剛制于酒

禁殷民之飲（防亂）

禁殷臣之飲

不治臣之湎酒則民皆湎酒矣

此篇周公營洛道王德意以論諸侯之書其敘誤題康誥所謂洪大誥治者以前有大誥故此名梓材策大傳今文當有周公曰

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而無封字

首勉邦君通上下之情及爲邦君諭卿大夫之語又勉邦君率先勞來其民

宥罪戾

述王啟監之言戒其竄虐

恤孤寡

述王教邦君在於養恬

古君茲監罔依辟

前是周公咸勤後是洪大誥治宅洛之議

繼志述事以文太平

述王之言爲庶邦朝貢之地

自惟曰以後既字多

下文述王之意爲化殷之計

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

傳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爲東都諸侯之禮君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三卿是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卿之副也古者有大興作則司徒帥徒庶司空書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罔厲殺人不欲以軍法治也姦宄殺人其所運歷之人及爲公家事傷人者皆入于辠隸今既服此大役皆赦爲良民孤寡之子在役者與養臺臣妾者皆優恤之

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敎伯禽之書孔安國古文作成王誥康叔之書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氏皆疑之吳才老斷自王啟監以下似洛誥文蔡氏斷自今王惟曰以下人臣告君之辭今案此書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云云乃洪大誥治者即召誥之敘所謂周公用書命侯甸男邦伯者也本與多士篇同列今竄於召誥之前又誤亞於康誥酒誥之後故其序誤冠康誥之首而首句又誤衍酒誥之尾而曰對也且蘇氏既以康誥之敘爲洛誥之敘而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朱子皆嘗是之則是前儒之意皆以此爲營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書則前半篇即周公咸勤之事後半篇即洪大誥之文集庶邦一節則營東都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先後迷民一節乃毖殷遷洛密邇王室之化似復古書之舊云

若茲監永保民

敍

召公至洛

周公至洛

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用書命庶殷卽多士之書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其敘逸出于康誥所謂惟三月初基云云乃洪大誥治者其書卽梓材之篇

告周公至洛以王言命命庶殷諭諸侯召公將陳戒于王亦因公以達化商本於自治

一篇大意（休恤）敬

監殷之休

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監殷之恤（天哀民而眷周其命方懋王當郎敬德）敬德（以保之）

監二代之休之恤

敬德之事

敬老

敬民

宅洛（今日之休）

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

化兩（今日之恤）

敬德

監二代之休恤（我不敢測知其存亡之故惟不敬德所以墜命）

今王繼二代而受天命當繼其所以有功者不可跡其所以亡也

宅洛之初（其知二字相應謂天其命休邪否邪不可知我所知者宅洛之初惟疾敬德以德保天而已）

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

此下戒之勉之要在敬民

此書旅王若公所以有上下勤恤之語

末章旅王之辭

首章周公至洛作來獻圖卜之辭（復反命也一云告也如顧有復有復於王之復舊云）

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

卜黎卜澗東瀍西爲卜王城卜瀍東爲卜下都粲召公戊申至洛卜宅則王城已卜得卜經營則卜之已吉後七日周公至達觀新邑營不應又改卜也意者召公卜王城周公卜下都皆惟洛食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也

成王答謝周公之辭

周公勉成王以宅洛之事

朱子曰自此以後漸不可曉蓋不知何時

御纂言

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

召誥洛誥相爲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留王留洛相勉敘述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然無往來先後之敘蓋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但其間亦必有缺文錯簡皆伏生口授之誤而孔氏又以所聞伏生之書爲定以此致誤

燄小明也火始燄燄其所以彰灼者次第不可遏也人主以小明自用則機熟而日熾矣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與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等語葢是周公率百官迎王於周以往洛之辭

（朋謂友之也後漢書引此作其朋其朋　又作頻其往）

明作振厲之中有忠厚寬大之意

御諸侯

施政化（棐輔下同）

此成王荅周公前章祀于新邑及教工撫事明作惇大

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

等語

此成王答周公後章之言與明農之請

此成王在新邑將歸周命周公留後治洛之辭

朱子曰此正與公訣而歸之言

困哉漢書作困我

此周公許王留洛之辭且君臣相勉

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崇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成王既留周公於洛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秬鬯綏寧周公辭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蓋以享禮禮公也周公不敢當故不敢宿宿肅也則以此秬鬯禋于文武而爲成王祈福曰惠微篤厚繼敍之福使王不值疾癘子孫萬年饜飽文武之德殷民亦長有化成之效王其使殷民承順治敍雖萬年之遠其永觀懷德此蓋祈化商之福以歸成王也

成王雖歸宗周然建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於此故公勉王之言云爾

此又述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以告文武

成王祭告文武以周公留後治洛（成王在洛或以戊辰祭告爾）

告文武之冊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

命周公之冊

（此篇即召誥敘所謂三月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者也上原天命推夏商取亡之故商周受命之由前後相證釋其頑示其意平其怨懼折其驕與辨其敬肆期其居洛安久之計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矣）

天亡殷命周以華殷

殷取亡之故

夏取亡之故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一意而互文爾非我敢取殷天之不畀殷者以其允罔固亂也非我敢求位帝之不畀殷者人心之所欲爲則天明威以罰之也

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遷殷在踐奄之後命誥在作洛之初序誤）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天亡夏命商以革夏

商之所以盛（明德）

夏之所以亡（不明厥德）

天之亡人國未有無其故者

周承天以割殷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

殷爲亂（予其曰猶云予豈意謂）

天厭殷

遷殷民

解其怨懼（亦天意）

折其覬望

此節多方篇所謂王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者多方宜在前

不殺而遷之

不殺而敎之

此命以作洛之役固惟四方賓貢之都亦惟殷民服習之地

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

鎬京遠在西偏四方道里不均無所於賓貢所以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其服奔走之役焉其習禮遜之風焉

昔殷位先用庶殷今併爲其不都悠久之規　上文臣我宗猶臣我所置官長也今臣我多遜則都邑之民即臣王室

王曰之下必有闕文

胡氏大紀謂無逸爲周公絶筆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於成王皆有沖儒之稱此篇不然故知其最後也

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

古文七佾

周公作無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中宗之無逸（中宗惟能敬故於小人稼穡之艱難不待見而知之）

高宗之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

無小人之怨

祖甲之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

知小人之依

商後王之逸（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不能無逸惟不能無逸故罔或克壽）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於逸無逸者謂其不縱於酒色湛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必其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但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也

三君以無逸而壽後王以耽樂而夭蓋酒色淫泆之娛田獵馳騁之樂皆傷生之具也或疑其間世主亦有耽樂而不夭者曰耽樂而不夭此商受之偶免者爾然而釀成禍亂其害更甚於不壽者矣　耽古文作湛

商王之無逸

文王之無逸（即康功田功則不待知稼穡之艱難康保小民則不但知小人之依蓋三宗守成之賢主文王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

嗣王之無逸（今日耽樂即是病源此隙一開終致迷溺）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小人怨咎之由

小人之怨

自責之得

責人之失

此篇七發端皆曰嗚呼警戒之意益切眞周公垂歿丁寧之書也

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若監

一嗚呼言人主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稼穡艱難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所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君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其治民無逸亦保壽考商後王不知稼穡艱難故耽樂之從亦罔或壽三嗚呼敘我周無逸之家法文王尤憂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政防逸樂之流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呼言小人之怨責己者所以弭怨責人者祇以重怨七嗚呼丁寧以終之

此篇皇王大紀繫于成王元年蓋成王幼冲周公與召公共秉政而召公辭周公勉而留之

首章謂不幸天喪殷殷既自墜厥命我周既受矣我不知周之基業永孚于休乎若天匪可信我亦不知其終於不祥乎君固已嘗曰是其責在我耳故我亦不敢安於天命而不長念墜命之可畏於我民無違之日與人在後嗣者弗克敬天民墜失前人光烈而云我已退老於家不與知也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固亦難信然所以墜命者則以不能經久繼積前人恭明之德爾故今予小子旦雖不能別有所正惟欲開蹈前人恭明之德施于冲子之身此乃保天之本也

于兹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此章承上章引商爲證（商六臣皆相初政者）

惟茲（指六臣下同）

內百姓（故家遺族）王人（朝臣小臣其屬）

外屏侯甸

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

伊尹佐湯創王業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商世德舊臣相嗣王初政周公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嗣守之初必有世德受託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于武丁之相不言傅說而舉甘盤蓋甘盤初年之師保傅說後進之賢相此爲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故但歷舉世德受託之臣是以及甘盤而遺傅說爾說者不考其時故不得其所言之意

此章承上章以商六臣保天命爲法

此章承上章因言文王四臣歷相武王以勉召公○割申勸傳記引此作厥亂勸又作周由觀案周字似害割從害而多刀聲亦近似當作害音曷何也言上帝何爲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哉惟文王能脩和諸夏亦惟有虢叔等五臣助之往來導達德化又能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命之可畏乃惟時昭明文王迪導其德見冒于民升聞于天惟時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虢叔死矣而四人者尚在祿位後及武王共伐商受又昭武王之德冒於天下而天下頌之

或謂太公歷相文武世德之臣莫重焉此言四人而不及太公何也蓋太公其時尚在也聖賢之意録死勉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頌太公之功者蓋如此

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

勉召公終事就職之言

蔡仲之封皇王大紀在成王八年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郎古者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禮也若明當位荀子漢志所言可謂誣矣

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四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

蔡仲之改行周公之所深幸也勉人子以改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家閔管蔡之失道不容再有親親之變也○此下又推廣告戒之天人之向背離散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爲皆足以爲亂非但不爲叅叔之所爲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爲而止也中者無過不及舊章厥度皆是物也作聰明者以已見亂之以側言者用人言改之此必因蔡仲之失而戒之爾○此篇爲蔡仲而作故敘止言流言事而不及啟商事他書可以互見違王命者流言之後成王既知周公之德必有戒論之命而管蔡宰扶武庚以叛也又此云羣叔流言則三叔罪均傳稱管蔡啟商則管蔡罪重金縢稱管叔及其羣弟孟子稱管叔以殷叛則管叔罪又重此致辟因降所以不同然逸周書稱管叔經致辟者書其罪以戮其尸也親親之恩本所不忍因其死而致辟爲正王法也因其生而因降之全私恩也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

多方敘云王來自奄書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多士之書曰昔朕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多方在多士諸篇之前也故皇王大紀繫多方於前多士於後又疑其間章有差互以其但有洛邑之云也履祥案周公初年秉政既而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而迎公以歸歸而三叔竟挾武庚以叛於是東征三年踐奄則東征之最後也踐奄而歸降四國殷民之命遷之洛邑歸于宗周作多方之誥於是制禮作樂明年遂營洛邑爲東都作多士篇定殷民焉是則多方作於東征之歸多士作於宅洛之始計古者事時前後必已具於繫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未必諸篇相爲次第也周書大率如此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伏亂之歟

首言武庚之亂（圖天之命）
以桀證受

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多方（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多方者若淮夷徐戎奄新服之國變置之君與凡東諸侯嘗顧望兩端或嘗動於亂者　殷侯武庚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

以湯誥

此言夏桀之失民而夏所崇用之多士亦不爲致罪蓋引之以責殷之多士也

敘商之盛

商先王之於民其鼓舞不倦如此受繼世以有多方不能以之享天命忽然而亡是可歎也故嗚呼以歎

歎受之亡

之舊以嗚呼冠下文者非

大誥多方多士諸篇皆周公代王言也而多方之首獨書周公曰王若曰古書無費辭贅剩而已

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

此章承上章對舉夏商之亡　武庚不知天命去留之故

夏有以取亡故天降喪

殷有以取亡故天降喪

朱子林議之謂聖狂二句最分明下文便不可曉○五年必有所指外亦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爲一必前此欲伐商而又居之以待其能變或更立今王而終不可念聽○商既不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惟我周足以承天故天命尹爾多方前日猶未定之天今日乃已定之天故下文責其非望之圖此章獨責四國民從武庚以叛

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

教告之謂東征之前文告之也戰要囚之謂東征之時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而爾不用命故遷殛之○此即多士篇所謂時其遷居西爾非我奉德不康寧者所謂昔朕來自奄云云移爾遐逖者也

王曰以下告遷洛之官士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胥伯小大多正則周所置治教之職也臬的也今爾多士臣我三監以拔於今五年至此則當以王官爲準的也一云五祀連下句謂五年所置胥伯多正以監四國民也蓋殷奄遷洛事在成王五年

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

立政一篇前儒以其次大誥諸篇之後謂是周公絕筆非也是亦初年之書也其曰孺子王則成王尚幼也其敘官名與今周官官名不同時猶舊制也曰誥爾戎者則其時東方未盡與也故皇王大紀繫之成王四年

忌古文作吾即諅字亦作諆欺也戒其反為凶德之人所欺誘

此章又告多方

章首多士當作多方謂多方或復大遠王命亦將遷之蓋警之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

夏后用人之法

（九德本皐陶所陳知人之目有夏君臣世守以爲取人之法）

（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事任則猶故也故篇中歷述三代任大臣皆以三宅言之）

籍人之實

商用人之法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

天之明命示此意而已而湯則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目嚴惟丕式則丕釐之用嚴密也丕式大法也言湯之治天下既舉制冊防以定天下之大法而又能用三宅三俊以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雖遠亦莫不於丕式之中見聖人之德意焉

庶言號令也庶獄刑獄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大者若大號令大刑獄大法禁則非有司所敢與亦非文王所敢諉至其庶常細事則惟有司惟牧夫是從是否文王不以身兼之或於庶言猶有所與蓋號令雖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慎文王則罔敢知于茲矣

受用人之失

文武用人之法

此章渾舉文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王之官其人則皆文王所儲之人

文王用人之本

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

用人之體

武王（文王用人之法得人之多武王率而行之彌）

此章以下勉成王

用人之法

周人之體（庶獄庶愼庶言一話一言是）

（誤者以身兼之事煩力寡易於致誤）

總上文用人之法

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

古人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田陣法講於蒐狩射御習於鄉學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爾沉其時淮奄未盡平故周公言及之○聖人疆理天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石晉事可見

戒憸人

用吉士

庶獄（承上文庶獄再三丁寧尤重於獄推言立政之大）

守中國

周公因言謹獄有司之事又於王前即蘇公謹獄之事命太史書之以爲司獄之法

文征弗庭謂東征余黜殷伐淮踐奄也歸宗周即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也董正治官至是外患既平

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制作禮樂始定周官之制此篇頒其大綱其詳則周禮續定焉

誥王曰以下述置官立制之綱

制治保邦二句古語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人以爲之故下文詳焉

三公

三孤（三公之貳然非其屬故曰孤）

六卿（冢宰無所不統以下各有所司）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

司徒徒衆也擾變而馴之使馴習也王者廣人徒之衆逸居無教則流蕩不善既敷五典以教之至凡夫家徒役頒事任民保受教糾征役考比皆擾而習之使馴熟也○宗伯不言司盖所掌者禮禮莫重於祭祭莫切於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衆禮也上下者尊卑貴賤之等儀和則不僭不逼各安其分有序則和也

司寇刑官也不曰刑而曰禁禁止也書法於木以示之止人之爲惡也王者制刑示民以禁於未然至於用刑則不得已也○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書空土以待臣之受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也凡土之未授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

周公既定六卿之制至其屬所掌則六卿詳定焉

此王曰以下訓教戒勅之訓（前章法也此章法外意也無此意雖有政不行焉）

謹政令

務學問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

勉事功 守祿位 舉賢才 總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君陳 古文商敕

師教昭訓

保安德率常（周公以德師保萬民方思之君陳但循其治明其訓不待別有作爲也）

以君陳之賢尹東郊

循行周公之政教

明德至治（呂氏曰此周公精微之訓）

勉君陳以明德之事

勉君陳以至治之事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因師虞之說述君陳有善稱君之素行

訓　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挾周公之法以責民

法　蓋立法特以禁民而用法又必有寬制從容於法之外者

上文述君陳有善稱君之行此又勉之敎法揆理勿徇上意○終上文辟宥之意因不宥之云又繼之以容忍不徒在辟宥之用又必有激勸之機

已上里治

以明德之效終勉之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

顧命（成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前此未及言嗣立之事）

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威殆弗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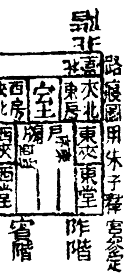
成王在位四十年天下已太平然先王終而嗣王立乃一時艱難之運前日成王幼沖親罹其禍此顧命所爲作也

王崩

治喪大事傳顧命亦大事故崩之三日即命作冊度癸酉日殯之明日也殯前以送死爲重既殯以行顧命爲重

傳顧命

牖間成王平日朝羣臣覲諸侯之位西序朝夕聽政之位東序平日養老享羣臣之坐西夾燕親屬之坐



路寢圖用朱子釋宮參定

[illegible]以成王在殯故謂之廟門

外朝

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越

應門（門廣二丈四尺取應接羣臣諸侯之義）

冕古文竝作絻

銳古文作鋭音允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

卞（說文字林大小篆無卞字卽弁字也）

此甲子顧命別勑康王之語史前後互見爾淮有此命故康王冕服見諸侯行顧命也

受顧命

咤古文宅古文託當並作咤歎也親歿而受顧命固不敢死其親禮視祭而不哭然歎咤則不可過也

行顧命

蘇氏譏之以爲非禮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爾易也傳授國之大事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

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

羑古文作羑案說文郎誘字也羑若猶天之陰誘助順也舊諸說皆不考六師謂天子六軍猶云萬乘爾張皇六師郎云振天子之職也然武備亦承平易弛之事諸公既言受命戡定之功故於此又特言之張不弛其備皇不輕其事也

誥

底至者發已自盡必欲至其極齊信者隨事所處無不當其實程子云循物無違謂信

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

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成王之事又諸侯皆文王勳舊武王所封此方求助故惟舉文武封建之意以感之

保釐東郊安全之䟽理之

商民自其染紂之化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皷武庚之亂於是有思商之心周公之時化紂之習既深思商之念又起君陳之時思商之念始釋化紂之習未除是以當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遷之教之當君陳之時不善尚多猶每兼容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死少長不善者浸少矣然而猶有不善者在正當分別之分別之則善者衆不善者孤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也君陳於周公子弟也畢公於周公伯仲也非君陳之孝恭謹良則不能恪遵循襲以行周公之政非畢公之重德元老則不能調齊因革以終化成之功前後之時不同因革之政亦異而云叶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各止於所當然之則也

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

推本遷殷之意

治道旌別之旨（畢公賢德必能體道之用）

釐

保

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

非徒殊別必有教化之道下詳陳其事

利口（化之以政令之簡靜）

驕奢（化之以德乂之成法）

人心畿甸之根本

畿甸華夷之根本（上文康四海同推保釐之效）

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

畢公重德固不待戒然古者君臣相與警戒未嘗以盛德廢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爲憂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寡少而忽故兩戒之

休于前政成終也周公君陳道固已盡而商民未盡化是尙有餘憾也成終則無餘憾矣此之謂休于前政

終警戒之辭

穆王初年方新之書

原君牙世德之舊

敘嗣守求助之心

（命君牙爲助以繼其世德）

司徒之職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古文爾雅）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

教養（司徒掌教而土地人民之數辨其土宜以相民宅知其利害以阜人民凡蕃育養民之利皆掌之艱者飢寒之眾也易者衣食之圖也）

文武之道（能使嗣守文武之道則可追配祖父之功）

總

冏命蓋穆王悔過之書也穆王立於昭王不返之後初年憂危資助勤舊中間境順心易史傳稱其得造父八駿之御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外有徐方之警而亟反內有祈招之詩而克終今讀其書曰無良曰繩愆糾繆曰格其非心皆救敗其過之言也特命太御申戒明切若巧佞側媚若迪上非典玩其辭氣殆出於懲創之深第未知其自治之勇如何耳

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冏命王若曰

推原文武之聖有臣僕之助

求助寡過以紹文武

命伯冏爲太御（循王德擇僕臣）（僕臣之正佞乃主德之成虧）

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

防僕臣以淫巧蕩上心

戒僕正以賄賂進僕臣

總

呂刑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慶雖能自克然風俗日下情僞日滋晚年命呂侯爲大司寇重脩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脩之也故曰呂刑作爲誥命須之天下焉大抵增墨劓之條以謚天下之惡減宮刑大辟之條以寬犯死之衆刑繁而輕蓋衰世之意也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心謹審悉詳之念尚可法也

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刑

（經傳引此篇多作甫刑蓋呂國一名甫猶邾之爲鄒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爲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

矯正也虔劉也謂奸惡寇攘者須制刑以矯正虔劉之二字自一句上下似有缺文

（京古文黑劓）

原制刑之始（黃帝因蚩尤之亂而制刑帝堯因苗民之亂而制刑）

自蚩尤爲亂而後民有鴟義姦宄寇攘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正庶戮之及苗民以刑爲虐罔差有辭而民無所訴於是又有詛祝詛瀆禱禳之習

聖人絕有苗之虐民

禁民俗之瀆神

當時有苗貪暴之習與其民妖誕之風浸已亂華民多患之

聖人以德爲刑使知所畏以德明民使無不明命三后士皆德明德威之事

德明惟明

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

德威惟畏

此章總上章之意以終典獄之官

其今爾何引下文

所當監者唐虞典刑之道所當懲者苗民濫刑之禍

言伯夷而不言士古者憲章無二出禮則入刑

此下訓刑告諸侯

心首勉之以體天勤政莫大於刑

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二棐字匪也威畏古文並作畏折挽而反之也主如東蒙主之主凡名山川各使邦國主其祀俾民不瀆○惟訖之惟與也謂唐虞之典獄者非但絕於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賄之賂遺而已其能以敬自將以理自畏身無擇言上體天德所以享祀無窮蓋民之司命死則祀于理官子孫享國宗祀不絕

獄事情辭之煩雖可畏而勿以爲畏得情聽斷之暇雖可休而勿以爲休惟勤而已正刑所以成剛德疑赦所以成柔德中正所以成正直之德

及連及也當及而及所以謹獄不當及而及則延及無辜矣

法

眾聽獄辭所當

（五刑）（五罰）

（五過防其失出之私）

五刑之疑赦五罰

五罰之疑赦五過

五罰之等（卽五刑之疑赦）

閱實其罪（則五罰之疑赦）

周禮五辟各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

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

千大辟減舊三百宮辟減二百然則穆王非惟制贖刑之法又制輕刑之法矣

五刑之宜

五罰之權

申言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當（專告）獄官察辭下差此古今聽獄之要訣也從猶律言承也凡詞之非實者必有差故察詞者必於其差而察之則囚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意敬謹之心折之。獄成而得其實然後輸其實於上備述其情辭有兩造各有所犯則併兩刑上之不可以勝負而有所偏也

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此章專告獄官

勉其以德明刑（明單詞　中兩詞）

戒其鬻獄致禍

總篇內之意終勉之

東遷之書（呂氏之說得之）

（文侯名仇師服以爲晉此云義和必改名或字也父猶尚父）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文侯之命

文武之德

先正之助

犬戎之難　造（古文作艁注作遭）朝無耆俊之臣己無克亂之略求助

文侯之功（當時衞鄭秦皆以兵來救此云用會則是文侯倡義糾合之也此所以特存嘉錫之命）

歸晉（無復王室之事）

賚錫（已行報功之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

初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及伐褒得褒姒嬖生伯服黜申后於申廢宜臼幽王無道天下叛之申與鄫召犬戎寇周弒幽王晉文侯會鄭衞秦兵入救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東遷洛邑命秦爲諸侯使自取岐邠之地爵衞武公爲公以鄭武公申姻使秉周政作此篇錫命晉侯之歸無復報仇興復之規矣辭命典章雖猶存舊然志卑氣弱其所以爲東周乎自是書亡春秋作矣

費誓　蓋武庚之亂所謂淮夷叛者是也徂茲淮夷而徐戎並起伯禽應之規模次第整齊嚴肅非惟全魯其於王師實有犄角之功焉

追胥（無復歸與復追之望）

諸侯之書（凡二篇）

甲胄（自衛之具善戰先自衛）

弓矢（禦遠之兵）

戈矛（接戰之兵）

鋒刃（擊刺之兵）

馬牛（放牧）

（嚴部伍臣妾軍中奴婢薪炊者戎車甲士三徒七十二外有餘子二十五人部臣妾也）

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

禁剽剠

征徐戎（翦淮夷之冀）

糗糧

築費城（過淮夷之衢）

楨榦征築同日

芻茭

史記穆公之誓在封殽尸之後秦記不燒當得其實序文誤爾

穆公引古人之言意主受責盤其病源如盤樂忘傲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憚檢善邪忌正不能受責我心之憂三句接多盤之戒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

古之謀人而忌之此受責之難

今之謀人之親此多盤故受責之反

穆公將以從古之謀人古今謀人猶云前輩後輩良士古謀人之類勇夫今謀人之類今謀人之中又有巧佞明辨之人尤易移人尤所當戒

因上文古諆人良士而思好賢樂善之人蓋兼有受責如流之美此賢相之量也君子之所以聚國家之福穆公儆想形容殊有意味

反上文而言嫉賢忌才之人不但責人無難而已善類之所以斂國家之禍

古之謀人（黃髮）良士　一介能容之人　利　榮懷

今之謀人　勇夫　善諞　不能容之人　殆　杌隉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

總言善惡安危以終之所以思得善人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此篇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殽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殽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成懲艾之言極爲眞切穆公平日貪利功於五伯爲末而晚年之悔若此蓋髣髴乎王者之意象焉但所欠剛明之力而尚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尚小此所以爲穆公歟

尚書表注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尚書表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表注者　金履祥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